

彙集卷之三

太僕評雲間沈愷舜臣著

叙

九重奏績序

沂東公守郡三年逖則古昔令不務華政不沉俗
澤被海邦並育群濡至彌廣矣景化既宣時將報
政于

朝上下依依百姓若離乳于母士大夫若徹鑿于
室胥史若梳燭于暮相顧咨嗟願留而無所于計
其能言者則又矢音載歌爰頌成績沈子愷曰吾

于別情而知人心之不可強也余嘗讀循吏傳竊
疑太史公論事濶疎不能敘述孫叔敖子產諸人
之善其所表見者無甚卓異峻絕若有不快人意
既而夷考其時上下恬熙市不貳價道不捨遺至
野老童穉猶不忍欺又何其良于治也余乃今知
植內者不炫名務大者畧細務而太史公作傳其
意固有在也公以海內文人前入臺為御史稗糞
糾橫務鋤民穢棘棘不阿及蒞吾松縣又嘆曰民
吾孩屬也而毛鷲操切之務民不可使矣如長民
何顧以清白自持朏朏務民之善鎮權黜浮崇

文西北之慈大司農告悋而儲時尤仰給
之則民疴瘵之則國憂外顧而重焉私慮
而為足國裕民之計雖之病貧之人率齋如
其標三曰其緩急不藥之類也而徐應之以
之劑則元氣培而作者起矣哉其在郡三年
不問笑庭無留獄野無夜吠善政種種山誣野
之可采而知也今夫樵俗樹聲以自見者夫豈少
也其行事不至于可愕則至于可喜可愕者往往
起于好異固非為民至慮而可喜之政率多媚時
取容又非貽天下以福乃今見公以至誠御物之

心濟之平易近民之政初君落落要其至使君子
得行其志小人得安其業澤濡惠沃于于焉而不
自知可不謂斤斤古之係史哉公行矣士民無以
留日夜惟望公早稱大政以和四國願公無忘我
海邦竊不自外緣當擊缶咏歌太平以紀始終

唐賀秘監序

余嘗乘舟入湖心寺南望四明諸山隱隱如畫北
顧石壁巖帶碧流如染至舍嵐谷暉暉頃刻殊狀殆
不可狀性乃見而嘆曰意必有異人官焉不然
何以山清水麗一至此哉

三十里曰賀家灣批草萊得斷碑往往遺跡尚在
高標清氣彷彿于烟雲水石間賀監故鄞人唐進
士歷官至太子賓客秘書監天寶初夢遊帝居數
日寤請為道士還故里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又
求周官湖數頃為放生池詔賜剡川一曲歸且放
浪詩酒自號四明狂客及秘書外監夫人執不欲
富貴秘監華階也黃冠者流吾儒所不齒也顧辭
榮馳寂逃儒歸老豈其情哉夫出不忘隱者適也
入不害存者定也適則處之泰定則無不足所望
于外者輕昔者胡華子居楚夢瀛四十年不知有

城市叔教聞其賢言于莊王召之王與語數日請
歸歸又夢為楚官入與王圖議政事出治其民服
與食飲甚遠覺而歎曰叔教其收余哉未幾王召
為執珪以不能事王左右惡于王王召責之華免
冠謝則復歎曰教真敗余矣遂舍其官去王使人
追之返其位叔教曰弗可追也弗可返也王使人
視其廬則不知所往也夫賀監之夢遊帝居與胡
華子之夢漁事際而情一也胡華子之夢漁則
寤其夢為楚心則弗寤至其夢遊帝居則不善事左右然
後去亦晚矣若賀監位今與清華之選甚遠

六朝詩序
叙于胡華子亦既多矣

六朝詩序

叙曰詩以徵言風諭緣之性情三百篇尚矣風逸
而不蕩雅驟而有則頌簡而統要義例不同體裁
自別漢之蘇李因心師古獨超玄乘故其為詩辨
質而腴興近而遠雖慷慨激烈猶有三百篇之遺
魏則直舉胸臆間曠清遠雖存之隱冥而風神猶
振晉緣情述景机秘太露且鱗靡未刊而格致漸
衰下逮六朝去古浸遠風流日下倡為聲律靡然

同風蓋偶麗俳巧之習勝而溫柔和平之體微矣夫作非神解詩以感興攻尚各殊好賞互異亦其勢也故騷者古之變選者騷之變律又選之變其習愈勝其變愈奇今大論詩者往往祖尚唐人片詞隻句流布海內爭爲磨斧棄前好至白首吟哦務追並軌其容詞首響稍落凡調不類唐語輒爲廢詩棄去弗錄豈予唐固足尚矣然緣前寤宗要有所自迥流遠矣豈無本源故唐律者後人之軌範也而六朝者尤唐之所自出也直以六朝用文以掩質故始重而未全唐人由質以成文故

借而並美唐太宗雖以英發蓋世一時廣倡竊極靡曼之不出隋陳之習而凡其獵秘搜奇洋洋可聽者齊梁人又皆先爲之矣衍而極于少陵太白風格體裁曲盡其變而詩至是彬彬然盛矣無亦六朝者乃武德之先驅開元天寶之濫觴乎楚人有欲知海者不即指海示之曰黃河砥柱此海之源也監而百川蕩而江漢雖其洪濤巨流變恠百出則固黃河砥柱之支也知唐詩之爲盛不知唐之所自出殆之百川衆流而忘其爲黃河砥柱者矣惡平可哉長谷徐子素善詩悟漢精秘契魏

本宗而猶屬意斯集者夫豈漫有所及也將以備
天下之大觀因以章唐律固有所祖云

送少宰平泉陸公址上序

天之庇祐人國篤生名世之賢其所繫夫豈淺鮮
也要之其出其處而國之治忽隆替胥此焉繫語
有之國以一人興是故尹就而敘昌呂入而周熾
亮佐而漢延安出而晉定自古明徵可攷而原也
若我少宰平泉公者愷國篇慕而錄異之焉公負
奇抱椽攬絕藝蚤以文章高一代然公不自有輒
先秉道式經述則古昔

第之行表諸東海入詞垣動不沉俗對人端纒
帖綏不和一語遇不當意口雖不言激激厲形于
色時有柄政者擅威福以侮弄天下無論中外爭
出其門率多巧伺取容至飾貌之禮違心之詞交
致于前務悅其意公獨嶽嶽守恒度不為動或異
而問之曰人之性猶夫貌也妍醜短長生于天詎
為人移耶終不為動既而見時事日非遂飄然引
疾歸歸則治園于鶴城之右日沉沉杜門著述而
雄篇大章已凌跨後先然隱約如處女一不炫耀
當其時與公同登者俱赫赫都崇峻位卿相顯矣

公獨蕭然如蓬仕時一官幾十年不遷部使廉其
高薦者歲無虛月而公益高臥或勸之一出公頽
笑曰吾道固在也胡榮通耶胡醜窮耶已而

先帝勵精銳治鋤穢屏厲故所握權者一朝罷去
乃思惟舊德拜公為南少司成公起而誕敷文教
端軌植則名日起旋轉宮諭晉秩卿兼大司成文
教益崇敦本左華率以身先之名日益契士方向
化而少宰之命下矣會

皇上御極興道貴治更化維新以臺薦促征輒欲
應命造舊病復作乃跪乞在告不報再上再不

辭乃跪乞休言甚懇切言官頌奏以為

聖人在上會惟治朝不當使賢伏在田野且公
以文章道德儀刑天下豈庸未究所施聽其自去
下所司議竟後言者旨公聞而喟然曰

君命也其可再違無已戒途行于是沈子愷拜手

颺言曰嘗聞之貪夫徇利曲士徇名不極不止近

世以來士大夫以官為家俸門一開趨者如市甚

則偶涉華顯旦旦屈指數遷期即日就哀暮老矣

猶時時探除拜望超歷者不為少也余每為世道

歎歎久之乃公則見可知難以時進止絕然不詭

于正義雖古聖賢出處之道又曷加焉我是以知
公茲行也蓋於世道有潛補焉夫今之吏侍古之
少宰也所賴丞弼將以所賢所不賢而黜陟之以
聽成于王其責至彌隆矣不有貞臣曷其攸濟昔
者唐韋純為少宰抑浮先行而流競頓息顧自謂
侍郎為重臣若與宰執較量淺深一時聲稱籍甚
公以協常綜變之才匡時經世之學然之進退不
移之操其炯賞茂實又當十倍于純矣况公職在
講幃而端人正士尤不可不在

君左右公素養完粹一言一字動皆藥石焉如下
以伊川之告君者為今日告此其行我是以知公
不獨輔

君德賢國經匡吏治而異日之相業弼成無疆之
化以垂不朽之業未始不肇端于此昔人謂武帝
善惡之機決于汲黯一人之進退明皇治亂之機
決于無逸一圖之存亡自古大賢之在人國身重
于宇宙故天下待之甚尊期之甚隆其未出也憂
憂不以一人憂以天下其既出也喜喜不以一人
喜以天下然則公茲行也詎不為世道慶而重焉

中外賀耶

觀風圖咏序

仰山尚公按吳之明年政行紀肅頌聲四馳
聖天子方思全材以咨化理士民懼公不能為一
方久留惻惻若無所抒情其文學某某以文字遇
知于公感戀尤亟乃繪圖乞言有與載歌爰頌成
帙愷不敢以不文辭竊惟古巡狩之典廢而省方
觀風之寄責專于御史余讀秦漢紀御史出監郡

國之儀其條章烈烈嚴矣在昔已然至我

朝體統益尊責望益隆今夫官之華要莫若太史

輿給舍然太史能紀天下之事而不能言給舍能

言天下之事而不能行其能紀能言又能行莫若
今之御史出而提尺寸之印專制一方而列郡州
縣縮綬束帶之吏立庭下唯唯聽約束凡職事以
行無論揚激國家之大計生民之利病所便所不
便可拯救劑量御史得以行焉是御史非言之難
行之難職行道亦行矣嘗聞公自少秀穎超然慕
古之道為文章爾雅在先秦兩漢之間發解省闈
海內文人罔不推先仰山仰山云舉進士理郡有
聲召為御史覆介矢直彈劾鋤穢嶽嶽不阿會倭

聖明軫念東南乃簡公監吳公肅將

明命夙夜竭聰殫慮按松首肅其貪吏豪民置之
法風裁凜凜時倭寇初遁去人情沾沾方虞其復
至公獨單騎行海上選精銳三千餘人分布要害
鼓忠倡勇慨然有澄清東海之志柘林川沙故無
城賊往往長驅據為窟穴公乃疏請設堡置兩
邊防孔固人人言戍守便矣持法雖峻乃其心平
恕其所平反者無不犁然當夫人心自倭醜不靖
野無完土國賦猶之告急公奏留漕米五萬餘石
其流徙無依者又出方畧招集願受一廛者以萬

計至嘉隆文士拔其尤知不失人學宮就地不勞
一民不廢公帑一錢而調度得宜新故翼翼然政
觀矣此特識其一郡一邑及耳目所親記者其他
徽猷大政載在有司之紀又非一郡一邑之所能
盡也夫觀風使巡行于天下不為少也要之急近
功者先搏擊而事操切務悅人者崇虛飾而之速
圖是故興浮而實寡名溢而惠不流鮮弗弛且匱
矣乃今見公狗國不謀其身直行不詭其志古之
所謂真御史者夫豈虛也是固宜其感人有如此
我是以知公此行也口碑在道路尸祝在人心士

民日夜懼事竣無以計留率又顧公早柄政樞
草民物以和四國行將以奇勳偉績銘之太常登
之史氏為千百載觀風者之勸

送石泉李子北行序

李子石泉應貢進於上都濱行別余石菴城之東
門乞所欲言鳳峰子曰余何言男子生而志四方
子行且有四方之事自楚而上都舟車所至已半
穹宇自耳目所觀記者何限昔者司馬子長行天
下故其文竒蘇子瞻足跡適海內故其才練子且
行矣采之而取足于身所獲不為淺矣吾且為子

言之入洪都登滕王閣穆然俛而思曰勃也才子
先之罷識裴行儉之言可想也涉彭蠡東望廬山
有太白讀書堂在焉喟然曰仙才乎仙才乎斗酒
百篇有能乘雲氣而來顧我乎循涯而東思鷺湖
之學陸耶朱耶必有能辨之者度浙上游為桐江
以州為姓者誰也宛然清風可鞠也吊東坡于堤
上哭武穆于西湖或行人所指和靖之宅後而或
烏庶幾忠節可勵也拜揖吳門求文正文公祠而拜
烏而蘇臺館娃戒弗問也掛席江上孰為甘露古
刹至梁武所書天下第一江山雄乎壯哉不可不

企而登也。或夜泊維揚二十四橋，明月如昨，石而
瓊花盛麗，果安在耶？亦當一慨也。次徐登戲馬臺，
次泗登歌風臺，楚漢興陪盡在目中矣。舍舟登崎
過魯閭，孔廟車服禮器，登泰山，憇日觀，晨起觀海，
中日出，萬山皆赤，此天地之至奇也。遵牛山而南，
望鳧嶧，諸峯倫觀，先正之遺風，然後達于上都，謁
聖天子，耿光見明，備禮樂以侈振古所未有之制，
作彬彬乎盛哉。而天下之達觀于是乎備矣。語云
觀于都者難于市，觀于市者難于野外，視益廣，自
視益隘，而變益上矣。况子學懋才，惟不獨詩畫技

之米也。今日走四方，其耳目所觀，記有所學于
中，烏知發而為文，不吐司馬子長之奇，措諸經綸，
寧無請練如蘇子瞻之才耶？

奇遊漫紀序

環宇內稱山川之奇者，不為少也。然奇不在山川，
而所恃以為奇者，豈不以人哉？今夫好遊者，遇有
名勝，輒挾詞摘藻，非不人人能然。以余所觀，記率
多留連光景，凌虛駕空，而侈言無當。此其遊即日
在巖壑中，與泉石為侶，而萬無所裨，益人固病其
達且放矣。余竊傷之，銓卿幼海董先生少負奇偉

日記萬有餘言為古今文並造玄乘已卓然稱大名家矣尤烈烈以風節自將初官比部見時事無可人意顧獨為國慮輒犯怨凌危直抗節抵之中或有尼之者多所震撼嶽嶽若南山當前一不為動當是時人固以天下士竒之矣無何旋蒙賤謫遠戍粵中雖身在萬里外翩然自適自燕齊吳楚以至百粵足跡幾半天下而所涉名山大川往往發冑中之藏以洩天地之秘余嘗舉其竒遊漫紀讀之乃知先生之遊無論經緯庶品錯綜萬變雄篇粹製紙發前人所未言以謫仙之抗而知其意

不在酒以魯公之烈而知其日之烈以子陵之高而知其遁不沉隱以伏波之勇而知其任非狗時甚則憐才於郴州招隱於焦嶺寓憂於朱張而霄旦動有貞人之思要之懷賢吊古信非浪遊而一言一義肥肥闡微標準章往勸來當與名山大川並垂千古其視留連光景侈言無當者奚啻千里昔人謂德業氣節文章三者有一於斯皆足以名宇宙垂不朽余則以為德業氣節其主也而文章特其輔焉耳主立而輔具交相成也若徒以其文而漫無所主雖有雄詞藻句猶之載土舟以飭

華標人其謂何今先生有且兼之此先生之遊所以為奇是先生若無假於山川之奇而山川則固賴先生以為之奇矣是故驅鱷有文而衡山奇再遊有賦而赤壁奇非衡山赤壁能自為奇也有昌黎長公其人人固奇之矣漫為之序

元勳殊寵序

往愷忝竊明州見越人往往與夷為市益利其珠貝犀象文劍諸奇玩輒治船駕風濤與通甚則直抵島中持重貨以歸愷嘗以法窮治罔所禁禦因嘆曰當不出十年江南其亂乎事關生靈厚愛隱

禍不但明州已也聞者咲以為迂為狂去明未數年而東夷告變矣壬子以來逞戈深入剝亂吳越所過屠掠有不忍言至厯我

皇上側席博求海內文武全材用尋閩寄會梅林胡公以才御史按浙赫赫有聲即以公代巡撫為巡撫赫赫日益有聲輒又以公代總督總督專制列省諸軍九文武臣工聽約束惟謹

寵彌至矣受

命以來夙夜以身殉國調兵足餉奮威揚武衽甲枕戈目不交睫然倭性狡又以內賊陰結互相勾

援牢不可解乃分布將領密授以方畧設疑
採弄百出至神且秘軍中耳目塗塞即日在公肘
腋間亦莫測公計所出愚者一時聞之若以公養
賊而不知賊就釜中已岌岌待日矣于是親履戎
行鼓忠倡勇申飭

明命其以用命不用命大行誅賞且矢于衆曰內
不外出外虜敢入乃擊其內引者斬以徇衆先聲
烈烈聞矣兵威所加星流電發克寶山克乍浦克
僊居克舟山而徐海葉麻陳東甌稱渠魁後先就
戮斬獲不可勝紀未幾奇祥異產重見叠出天示

其徵地效其靈卒之維揚蕩平吳越底定而內賊
王直旋置顯辟吳越承平日久二百年來不識有
兵戈戰鬪事一旦變出不圖遠近驛騷乃今崇朝
清明海隅億萬生靈莫不忭舞於道謂倭寇剽亂
自以靡所底極豈知今日復見太平津津喜若更
生有司以

聞

皇上喜悅乃晉公大司馬

溫詔褒嘉即文武大僚咸聽約束唯謹斯其遇至
彌異矣愷竊謂上下交而德業成在昔傳記所得

述亦詳哉其言之也以余所觀記此其事固

皇上知人善任獨斷于中要之吾公瘁忠宣力翊
贊于外即成王任周公成東征之績宣王用方叔
樹平蠻之功又易加焉蓋任有弗專疑生而讒
至矣贊有弗力怠乘而事去矣我是以知有臣如
公而報主之忠彌著有君如

皇上而知人之明益彰

九十一

一時行將入柄政

樞而文武之才將相之業並美交懋終當柄耀史
冊豈惟不朽以告世世又不獨傳聲于今日已也

長林倚瀟圖詩

罔卿中方先生自入仕以來行古式經官理具舉
能聲大著及為方岳碩昌諸王道以豐宣化原沛
澤洽流風動

朝署

入子乃晉先生卿寺位蒸蒸也海內望先生入柄
政樞以大寃厥施先生碩儔爵不桀喟然曰宦猶
海也稅駕者果何人哉跡雖周行情耽僻野遂飄
然一嘯而歸歸則于所居之石關地為園引清泉
累白石環列竹木而藁林鬱茂烟霞掩映隱若蓬
丘因名之曰嘯園先生曰燕息其間只至率藉草

而坐倚樹而吟放浪形骸傲倪物化劃然一嘯聲振崖谷時有好事者訪先生無論先生生辰時和景明或月出雨霽偶有所適持壺觴相率為先生壽先生亦津津喜引與同壽班荆相對終日笑頷呵呵或問以時事嘯而不荅說古人功伐照耀當世可驚可異事亦嘯而不荅至問餐沆瀣挾日月跨虹霓可長生不老事亦嘯而不荅人頽異之有問於愷曰先生嘯則然矣而終日不和一語亦有道乎曰有昔者蘓門先生隱君子也阮步兵籍聞而從之與之語古今盛謔若蘓門儻然曾不眴

之嘯嘯蘓門亦嘯而終不和一語余竊疑之二子俱有道士豈步兵不知蘓門而蘓門不識步兵耶嗟乎事未可易言也嘗聞之知言之人不言而意已傳齟缺問于王倪四問而四不荅非不荅也蓋玩世者忘形得道者忘言是雖不言而目擊道存其意已先得之矣不然藉歸而著大人先生論當是時已謂蘓門先生無異于已觀之長嘯相和一見而兩忘矣大都髮不足失鬢則羞指不足失履則憂何者內不足也內不足則望于外者重內無不足則舉天下之大不足以繫于中古今一瞬

也宇宙一稊米也即蓋世之略彌天之業由先生觀之直付之一囁焉耳奚論其他此二子所以加人等而先生之為囁亦與並美競爽矣然則茲園也豈特為一時頌自古園林山川之侈美於時者豈不以人哉洲明遊而虎谿重孫登往而汲郡稱至今越在人口我是以知先生一囁未易言也言訖初暘宋君之仲吳君子潛馮君若魯陳子等咸以余言為然遂繪圖各賦詩一章以作異日佳話云

環溪集卷之三終

環溪集卷之四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著

叙

壽師相存翁六十序

壬戌之歲師相存翁壽屆六十九月之吉會惟誕辰先期無間遠邇咸欲為翁稱賀者歡騰宇內某官某羈于官守不獲伏謁連序敬晉一觴乃緘書屬愷曰翁實有造于某某自頂至踵咸受德恩茲惟誕辰敢無所用情願乞言于子子惟昌言以揚盛美則于翁罔極或效萬一愷聞而躍然曰此非

獨君之情亦愷情也竊惟自古大有為之君起而
代天弘化其間必有名世者出而弼治佐理惟昂
生說說出而殷興惟嶽誕申申生而周熾在昔記
之矣然嘗聞三公論道百官令茂蓋職以事言道
以心言今夫浴室者羣工役力百爾效勞大匠則
目指而坐使之及室之成頌者不曰羣工而曰大
匠大匠不以力而以心猶之三公不以事而以道
故曰相道得而萬國理翁自少英資天授不獨以
文章稱雄于世力追古道嶽嶽以名節自將與之
語廟堂邊境事若懸河傾注人顧以公輔期之矣

會

皇上登極翁方弱冠以明經舉于鄉梓其文為天
下式明年以策對受 異知擢高等蓋

皇上中興之運與天無極乃篤柘相臣以為之佐
故其出也不後不先適惟其時若天與之合矣翁
筮仕迄今荷 眷殊渥晉秩公孤 恩禮愈隆感
激思奮天心天日固小大罔內外罔不殫忠悉慮
以所覲記綱維畢舉庶績咸熙相道有不行乎道
行化亦行矣然道愈隆心愈下日月四時順軌矣
而雨暘不時或未盡調遠九夷八蠻之外通道矣

而倭虜輕悍或未盡率化普天率土弘被涵濡矣
而閭閻窮困或未盡底綏純德備賢布列庶位矣
而小大剛柔異宜或未盡異使此其事雖唐虞之
世所不免翁顧不諉之遠然之數典難齊之勢一
有所聞輒愁容惕慮寢驚夢愕忽靡寧入而與
天子密勿惓惓數數上陳或 札䟽酬答至動夜
今批肝吐赤言無不盡又時時與一二元老同心
贊畫轉相告語推誠不貳又謀及卿士下逮菑莩
雖山窮川阻至幽極細事欲得其情旁咨博訪如
恐不及是其心蓋腫腫為國家調護元氣亟欲圖
治卒之災異雖見終以消弭倭虜雖橫終以殄滅
民生瘴癘終以綏和太賢得行其志小賢得效其
能終無下遺人徒知翁之不動聲色而措天下于
和平之福而不知翁苦心勞思未嘗一飯一沐不
在天下昔人謂相道在順時理物撫鎮中外用人
器使此其大都也相天下者有一于斯猶足稱賢
翁且兼之人以是益多翁或者以為翁才似陸宣
公濟之以韓魏公之度望似司馬公承之以丙博
陽之謙斯言誠然但前此諸賢相業雖可觀而過
非其時其所造止此若翁所遇則 堯舜在上有

其時矣其臯獲稷契之業隆古休明之治終當與
大業相終始不其懋哉或又以爲翁年方六十六
十曰耆壽之初也進之而耄耄而期頤而至於無
算是爲翁壽此猶未槩其大語云以身壽壽者欣
也以道壽壽者上也故壽莫大于久于其道不得
其道雖千歲之日至猶之旦夕也若翁者豈惟身
壽所恃以不朽者庸有極乎

擬江西鄉試錄序

嘉靖丙午秋八月時當鄉試江西有司舉如

制巡按監察御史某實惟監臨乃矢心率衆爰稽
典式用戒弗虞先是巡撫右副都御史某端軌植
則風造多士至是乃協謀檄所司博選儒臣徵書
四馳于是考試官某既學正某同考試官教諭某
咸以期至提調則左布政使某左叅議某監試則
副使某僉事某綜理防範既嚴且飭御史又申告
之曰江右大藩也文衡重典也人臣以人事

召在茲役也惟公惟慎庶同罪愆乃合提學僉事
某所揀士三千九百有奇鎖院三試之某于是得
縱觀焉見其文博而辯達而暢雖其抑揚變化上
下古今要之折衷墳典明物達政不詭于正義洋

洋洋乎深遠而有遐思譬之豫章山川巨壑彭蠡
奇逞異倏忽萬變不可攬結然而淳龐之氣貞六
之體似有未易以淺近測者吁其真 威世之文
乎拔其尤者九十五人第其氏名并錄其文以獻
其作而言曰昔者聖人作易取天下之象而神明
之于渙則曰風行水上至于賁之彖則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是豈易 哉成周以上無容論也
漢魏以還風斯下矣我

國家重熙累洽崇古敦典而庠序絃歌之化漸被
海宇一時能言之士爭起濯磨而以文名世者不
也蓋其初也因質以成文及其既也用文以掩
質而神化轉移之機誠若有待者恭惟

皇上聖神

天縱建立人極德意所向倦倦焉興

文敷教崇雅黜浮是宜諸士之文一變而之於正
倚歟感歎是故錄其文示式也錄其名示廣遠也
爾多士其持自謀也無自多於文無自侈於名夫
文與行並擴之而經綸天地是之謂天下之至文
名與實稱垂之而昭述信後是之謂天下之令名
若徒以藝為文而名亦惟藝之求則亦難乎其為
鑑矣江右素稱多才甲於海內名臣碩輔文章動

業彬彬然後先相望景行在茲取則不遠非獨得於山州之助已也某是以知必有異材貞臣相繼起而名世果若人歟則取人者得仰副聖天子求賢之盛心固非竑於其人取於人者將對揚代文明之盛治抑非私於其身文相慶而其道光也豈惟今日薦書之榮雖豫章山川亦與榮矣是舉也巡撫右僉都御史某雖新被簡命昔嘗觀風茲土士咸思奮提督南贛軍務右副都御史某克綏疆場戢武右文與有風化之匹焉右布政使某左叅政某右叅政某左叅議某右叅議某按察使某副使某僉事某都指揮僉事某效勞於外實翼贊同心邢部郎中某工部員外郎某戶部主事某中書舍人某行人某適以使事至樂觀盛舉右叅政某僉事某署都指揮僉事某豫期入賀聖壽皆例得備書云

送憲長白石連公入覲序

王制天下羣有司三歲各以其職朝于

天子天子下之吏部考有差而黜陟行焉夫羣

有司固天子之守臣而按察何以與曰今之按

察古之監也置監以植表也今天下言治者以民

治責守令以吏治責監司是監司雖列在外藩不與羣有司埒其稱賢且能者又不與他監司埒何者蓋 朝廷之耳目銓曹之考成胥此焉繫監司所賢則罔不賢監司所不賢罔以爲賢而所恃以爲天下重者不淺鮮也白石公釋褐即讀中秘書擢詞吐藻文譽藉藉入臺爲御史遇事敢言持正烈烈不阿按秦晉馬跡所至穢垢者仍仍解綬去副憲浙江治如御史而甄賢達材政教並馳參山西政治如兩浙 國用不匱績加異焉乃擢湖廣按察使湖廣介在南服地多險阻又楚俗輕生好

斷稍不緝輒剽捍相鼓扇非特明監司更起而芟稚之鮮不及矣楚一得公無不忭漏喜悅及至介介整整斷獄無小大持之以法不自爲低昂朝夕坐堂上不發聲色豪胥慄慄相目終不敢吐一辭官屬下至丞尉其情備息耗無不纖細若見政未旬月而吏治肅然是可以覽觀矣昔者先王論治言官必及業言政必及察業者所以舉其官而察則輔夫政之所不逮賢者不以美廢不賢者不以過免官勸而太和之治成茲行也

明天子其尚有 是用不忝于 休命登崇

公孤日可伺也歸曰彼交匪紆天子所予又曰
子來朝舊福故同公行不復來矣其尚無忘焉土
教

欽仁錄序

大理少卿董公世良先是為刑部郎持介秉正綽
厲風發遇部事東迎綏寧吳興莊懿閔公為大
司寇中外倚重極雅重公武廟初政方游心政
化會五載獻詔使者此行郡國寵受置書肅將
明命甚重典也况浙徧天下首區土沃訟繁又諸
郡長吏握權自責為異同至諸胥吏伺意巧文

又善為變幻不可測識使難乎其人哉莊懿公獨
推公行實備望公在昔先王于刑有五聲之聽三
宥之法左右棘之辨亦詳哉其言之也今夫誦習
律令而以法家名者不為少也往往率循故牘隨
人口語以為下上其不然則又鈎棘瑣細懸竒逞
辯而諸所冤抑終莫可詰是非所以豔宣化原明
翼主德也公至乃夙夜矢心持介秉公不懈益虔
繫囚在庭率降頽下氣傾耳洞目務懇款索情苟
可得生惻惻劇剝輒與鎔造獄九經公訊者如市
斯平即罪無不願就死者浙藩計郡十一得昭雪

者數十人輕減者數百人逮釋者數千人積具聞
之 上悉報如議鮮異同焉事竣還朝繪像而尸
祝者不可勝紀無何進丞大理尋轉少卿自是

朝廷每臨大獄決大疑並取裁于公庭中以為于
公復出人至錄其稿以傳稿中所載不止此而僅
錄昭雪者六十四人存其要且大者爾抑可以攬
觀矣或曰公以彼其才兼之德望隆赫即位台衮
都崇峻晉而允升大猷將何底極乃至位不副德
用不究才天下至今惜之嘗聞之食盡享無餘味
晷盡貯無餘貲言留跡也故曰不盡其祿子孫之

福顧今其子子元君不獨以文名家好脩植行動
必標趨古昔至闡揚先烈以詔來世尤人所難使
天下誦義無窮則所待以為不朽者亦既多矣余
故併及之以為世軌

四府九集序

往余守江上政暇輒問境內鄉先生有好脩能文
耆鄉之長老子弟駢口輒推松崗公公公英敏天
授自竹簡金石之載及古今善敗得失靡不該洽
試有司輒高等當其時人謂公取科第若其家物
然輒奮輒阻終不以其故貶損傲倪物化曠視一

世隱然有邵堯夫之風平居不為卑論嘗自謂曰
大丈夫生世不得自致青雲起而為國家樹腴勩
伐即當敘述百氏標塗樹準備一家言亦足以自
効不混于蒿萊而弗聞也乃屏迹于九同書舍日
杜門沉沉讀所未盡書義之彙而成快命曰四府
九集大都取義于生長收藏總之為府於之為集
合四與九而堯夫之隱意見矣梓藏于家授諸其
子惺臺先生惺臺悟而有得遂領鄉薦成進士公
且大喜曰吾子賴有成矣不廣而示諸人人可乎
既而惺臺來佐吾松迎養與俱公輒思歸歸未幾

逝矣惺臺抱痛無極專价持幣走千里以書謂惺
曰孤重哀先君生志不顯恐後遂民沒追惟先君
東歸時孤送之舟呼而命曰吾無望矣惟是書之
成也良苦心哉知吾者莫如鳳峯得鳳峯一言吾
生願畢矣言猶在耳何忍背之孤是以請愷聞而
喟然曰 明興二百餘年作者代起非不人人能
然右擎闔靡者尚後索隱幻化者逞竒俊則浮而
鮮實竒則恠而不經均之未聞道也乃今見斯集
也窮古今彌宇宙靡細弗錄靡隱弗彰則既足以
傳矣又取裁于中叅以已見一事一評一評一義

無不了然當夫人心譬之入倉公之室雖尋常
齊藥藥可以養生又若遊瓊林武庫雖見所未嘗
而殊異品物物皆可用世此其所裨益夫豈淺
鮮哉公以廊廟之材伏在草莽不可謂不窮矣稽
昔諸賢惟窮然後能工屈宋窮于楚以文鳴郊島
窮于唐以詩鳴自古紀之矣况公追會清時急流
知止未始終窮又懼臺文章政事並足名世其聲
稱祿位方蒸蒸日上吾公所恃以不朽者
亦既多矣雖謂一時千載可也僭爲之序

賀郡守鶴峰史公序

余嘗讀漢史見文翁之治蜀也飭勵諸小吏人人
得通于學時時行縣舉諸生明經飭行者與俱使
傳教令下邑由是大化蜀生至此齊魯與其事自
秦焚詩書誅學士以來此僅一見焉今觀鶴峰公
之政又何其相類也大教政之先也士民之表也
為國造士所賴以章快植則其責至不淺也顧俗
流弊態處夫初意敦本崇化擯焉弗講勢揆禮隔
終歲非欲射慶言不得數數見即見一揖而退蓋
未見有出一語相督課者是無恠乎絃誦之風息
而大道不行于天下也公世家文獻相廬鹿野二

翁並發解畿內爲當世名臣赫赫顯矣公起而木
耀奕世自少朗秀博極羣書爲文章即以名家稱
第進士推選吉士辭讓不就人固知其不凡云公
始佐吾郡職司國賦催科有經養稱籍甚銓曹仍
屬以郡事實備望公公至是益殫謀悉慮尤誕敷
文教世俗浮靡之習一切屏去時時與諸士談議
理道鏡見機玄陳說詩書直示標的每校文一經
品藻若衡若冰洞無遺情及舉其才者賢者而優
禮之至下堂降色溫言款洽油油翼翼不啻若視
其親子弟以故諸士得手觀感罔不爭起濯磨回

然以域于化是可以槩其大矣然嘗聞之教養非
二道士民無兩心爲法家者往往視士爲政梗或
薄文教而不爲文章家又多以才自豪輒視政爲
粗迹而不屑爲公且兼之余嘗適華谷之墟墟中
人蓋多隱于漁樵者善說時事其曰今夫海內儼
然臨于民上者非不彰彰著也然取聲譽者炫才
猷乏純誠者任權數民方苦其多事也而時顧稱
良焉吾不敢聞也未有若吾公以誠心率物一切
與民休息聽其所便不強人以難是故其庶也人
不以爲激慎也人不以爲矯明也人不以爲察雖

古循良曷加焉余乃喟然曰士大夫之口易調而
匹夫匹婦之舌難假合士民之輿論而若出一口
此其行也惡得無情哉夫惠及一方者近而小澤
及天下者遠而大吾士民于公有罔極焉旦夕願
公入臺省柄政樞匡阜調燮將天下賴之矣獨一
省一郡哉以吾郡合學師第若干人德公之深謂
是行也不可以無言屬愷為之序乃授簡焉書之

侍御南湖徐公類稿序

往余為諸生時與南湖徐公同事邑庠朝夕游息
相與陳說平生出肺肝道密意以是稔知公公性
敏甚博覽羣藝上下古今靡不研究攻博士家語
最精然善韜晦不欲人知人亦莫有深知之者會
侍御朱趙二公先後按吳甄別士類並以公卷居
首卷出人人自以為不及咸歎恨識公之晚無何
領戊子鄉薦與愷為同年明年同舉進士相與益
密嘗慷慨自奮矢于衆曰無相負也大丈夫憑翊
清時得履文石之陞當為國家效忠宣力無容
局局作轅下車人固嶽然異之既而出知峽江峽
江故凋弊公至殫思悉慮革無遺蠹而程田定賦
政尤精覈蓋為民樹長畫伐禍本一勞永逸峽民

至今頽之其居官要語俱鑿鑿示以
刻與夫碑乘所載皆實錄云入
紀多所建白動關 宗社生民至計不噴噴以博
擊為能出巡邊關馬跡所至風采自剗按閩名日
益起凡彌令賞罰予奪咸以法至褒忠表節與彈
饜激墨之奏烈烈有古骨鯁風而指斥權貴一疏
尤為履霜堅冰之慮當其時舉朝吐舌不敢言公
獨言人所不敢又何毅然不撓也然竟以此左遷
吁亦備矣公雖敷歷中外然馳情藝苑細讀類稿
諸作有序有記有傳有銘大都直舉胸臆不蹈前
人片語據理恬實言罔虛悻譬之良駟入陣雖縱
橫曲折極其所如而軌度自在信非苟作者竊嘗
謂長治理者病于為文善詞章者或短于官理故
卓魯無文李杜無政自古難之矣乃今見公儒以
飭吏政以行學同德而並用因物而究施其所謂
文質彬彬者非邪人亦有言居視其所履發視其
所蓄言豫也故重輪之車其剛不折積竹之矢其
中不靡公平居侃侃自將居官立朝嶽嶽介心如
石不肯少貶以徇時及家居久公論頗彰或勸之
一出公輒然笑曰胡榮通邪胡醜窮邪吾亦惟義

之安顧入山愈深若不知有門外事人以此至
公始終如一日云

樂閒序

樂閒先生居于東海之墟脩先王之術避囂養恬
熙熙于于若將有得焉者鳳峰沈子聞而異焉曰
時方競趨而先生獨掃軌屏迹無乃非人情乎曰
噫嘻子知我乎哉人生而靜天之性也閒以凝靜
性之適也真性之滴也躁斯乘之矣晝夜予軫睫
不及避籟不及息其來潰潰爾其出訛訛爾其縱
淫淫爾將日應物之不暇閒惡可得乎是故吾居
吾閒雖有巧動不如吾之拙守矣曰先生閒以樂
何也曰巧者役役拙者怡怡赤縣之野有善憂者
志狡者也憂其色之不如蒼華聚珠與脂入優人
之室而求變焉居暮年其色與蒼不異于是東隣
富家之子大相傾好然其心未始廢憂惟恐一旦
毀其色而失歡于富人之子也是不亦勞乎哉是
故吾所以閒者無求于物無遠也未始弗遠也脩
然其自得也茫然其似忘也焉往其弗樂哉鳳峰
子聞而喜曰噫善哉術蓋至此乎閒而樂則弗戚
樂而閒則弗淫是故其居安其履吉其道葆光

勸貞錄序

勸貞錄者何錄一人以勸夫夫人也貞何以勸曰
去古漸遠風不盡淳舉一風百其于世道不無潛
補焉余嘗稽諸傳記其所稱述往往能道婦德之
良而于女道之貞鮮或及之宇宙寥廓古今綿渺
為女子者何限至上下數千載求之完貞者寥寥
鮮聞此豈有異故哉大都事不難于協常而難于
絲變習聞槩見者即清芬如所自樹若慮出不圖
君子之所罕言人人有所未講一旦臨乎其前而
處之不失其道賢者猶且難之余以是知林文其
人數等矣女名某父愬前温州府同知丹廬

生而端凝整整如法度士性聰慧少侍二兄側二
兄故文學士曰得通孝經列女傳解文辭每讀史
至古人節義事輒自奮曰我恨不為男子倘為男
子以若所為奚少讓耶温州君已異其為不凡女
諸所女紅皆絕人衆推其善曰有善非女子事善
在烈烈自將耳年二十受楊氏子道立聘聘纒三
月道立以疹殤訃聞皇皇若欲無生輒毀容縞衣
却葷腥不御越歲公母將許以他聘聞之截髮矢
心自誓曰吾所須臾恐死者以吾二親在此言何

入吾耳其仲兄士博說之曰在禮男女將婚有喪者辭曰吾不得嗣為兄弟蓋古者重醮不重婚醮則為婦聘猶之女也安有為人女遽執婦禮為終身計耶曰禮緣情也律議法也吾明悔婚之條亦嚴乎懼哉昔者徐君欲季子之劍色動口不能言也及徐君卒季子解劍懸墓終不以死背其心吾雖未識渠面初以父母之命已心許之矣生而許之死而背之地下人謂我何言至嶽嶽不為動父母亦知其不可奪終不之強事聞郡守澤門袁公袁公上之學憲楚侗耿公耿公喜曰吳俗日

不謂一女子貞操至此此其過人無限是不可以勸乎褒詞孔嘉檄下所司章物脩采以揚有休烈温州知府卜日告祠禮成歎曰汝日月長矣風雨孤燈形影自隨能不悲乎言訖蘇蘇隕涕左右聞者以千指莫不瞪目吐舌僉以為異女固裕如也招予于是徵其善有終矣或者不諒其心槩之以中庸之道若疑其為過高峻絕之行噫亦淺哉乎觀矣君子善善固欲其長要之處女隱于閨閣既非有耳目見聞之廣又非有師友告誥漸磨之益一旦遭所未嘗乃獨見不沉俗議不廢經而言言

事事俱暗合理道並可著之典則此其樹立將昭
邇以刑遠標往以勸未其裨風化係世教夫豈渺
小也何乃剪剪拘拘惟中道之裁豈責人于無已
乎其不然世有具須眉者非不教然稱丈夫也夫
既委質為臣食君之祿矣猶有依違中立以負人
國者識者更何議耶余不自揣叙次借妄然猶一
時羽言無足為重若少加歲時將聞之

廟堂登之史氏終當照耀宇宙與海山競爽矣

愛日堂序

社余守臨聞境內有隱君子曰采齋翁者心竊慕
之已而問諸士夫士夫言如所聞嘗遠水北墟問
諸墟中人而墟中人言如士夫大都謂翁敦朴崇
禮樹德好施雖家有顯人絕口不自陳其家世惟
杜門教子肫肫以古道自將此其頌矣併口若出
一詞余于是益竊慕之若想見其為人翁有子三
人長業耕仲季俱業儒季即邦憲南溟公也翁與
夫人並以五十歲生公鍾愛尤至當余守臨時公
方童弁一見其文輒驚曰此廊廟材也翁蹈德履
應而天之報之不在茲乎無何夫人違養翁日康
強不減盛年乃構一室而公兄弟日讀書其中曰

念母氏不克養而翁年就高遂顏其堂曰愛日其
意固已遠矣未幾成進士來佐理吾郡余一見亟
問翁起居曰翁年八十有八矣尚康強如昨余聞
之喜甚乃出愛日堂卷屬之一言曰師相存翁亦
既有言矣公其可辭愷曰此余情也辨則惡乎敢
嘗稽諸傳記所載人子之心未嘗不欲壽親之年
亦未嘗不欲其年之遐永其日夜為心雖千歲之
日至其心猶未已也然事未可一二言也其壽彌
永其致彌難何者人之少也如日之始出既壯也
如日之方中及其老也如日之遲暮遲暮之年非

復少壯時矣雖來日未艾而去日頗多將一日兼
十日之養百歲懷千歲之期人子之心庸有極乎
則夫起居服食之殷承顏順志之歡悃悃劇劇將
無所不用其情至彌愛矣然此猶之恒也未及其
大也余讀詩至小菟有曰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又
曰夙興夜寐母忝爾所主要之事莫急于及時孝
莫先于不辱故萊子之舞斑不若魯參之日省考
辨之遺美孰與陶侃之惜陰孝之小大居然別矣
由今所覩記南溟公之佐理吾松也秉憲脩紀清
操烈烈若茹冰嚙藥即一菜一果不煩于民庭訟

滿階無良無不良得公一言無不帖帖抑首服政未數月而神明之興已洋洋風動海上是可以槩其大矣余嘗以是稔諸公公曰某不德其何能是寔惟吾翁之訓以有今日語有之子之能仕父教之忠詎不信然我是以知主教如翁不忝乎人父之愛如公不忝乎人子不忝乎人父者壽不忝乎人子者能令親壽親惟子榮為壽子惟親壽為榮榮不在名壽不在今而顯揚之孝不朽之年又曷加焉然則今日之愛且祝猶夫日之初爾進之而蒼蒼而期頤至于無算雖與此日茲曜同久可也

南溟公以余言為然遂書之以后諸後

柘湖何先生上序

今宇內合和賢哲迭興彬彬然不為少矣然氣化異齊性質異昇其諸淳漓薄厚固錯然殊也自余所攬親以文名家者非不赫然顯也率多揚已怙才其人即非長者即其人長者又皆徑情任質往往近朴而鮮文王楊絳灌在昔彰彰較著矣嗟夫才難乎全哉才難乎全哉柘湖先生少負奇抱汜濫百家總攬絕藝極其所造洞幽入玄文迫賈馬詩駕曹劉漢魏以下薄弗為也與其第令祠部君

大鑿每篇什一出諸學士輒為傳檣即東橋顧公
西玄馬公俱以文章高視一世並折官位輩顧為
交于是筆言海上有二何矣乃其心顧隱約足不
踰闕雖單思著書數萬言言不務華行不詭道動
必標趨古人所謂表裏粹精而語稱全材者非耶
先是游學宮課試輒先諸士及上南都試輒弗第
入成均顧益奮然竟弗第也一時同道者至取高
第翔翔霄漢位蒸蒸起矣先生尚垂翅青冥方以
貢如

京師此豈有異故哉夫天下輕重大鑿之人而
在我者固自定也志苟得行即居卑處約不害其
為伸志弗得行即登華列顯不害其為屈况科與
貢均之為隆士之盛典豈以資故貶損必不然矣
高皇帝定天下旁招俊乂乃詔郡國歲貢諸生可
者一人計偕上之京師升之國學叙遷于上舍
以次注文學侍從其次則列在有司學職故一時
高人萬才爭起樹拔並得與侍從陟崇峻往往與
甲科埒不為不盛矣繼後法制漸弛有司徒以苟
且應制終無以稱塞

上意此途以弗振非其所舉之政異所用之人殊

也今

天子赫然中興右文飭典仍詔郡國一如初制當其時吳郡貢一文衡山

天子褒然異之拜以待詔翰林衡山固天下之望也其文行豈惟侈聲當代即古哲亦鮮倫儼雖其亟于求去未究厥施然海內學士忻忻向慕知以貢途得一貞臣在頽風可振也乃今先生文行豈後于衡山哉

主上明聖方嘉慕唐虞蚤夜欲得全材以疇咨化理而一二元老又皆仰承德意以人事召茲其

受賢者下僚晉之豫章掩丁擊材駭耳溷于塵足無足恠也一朝而遇知者將舉以為異靡弗尊且貴矣先生行矣使一試之果侈于用則序言可信于天下而全材之效茲其明發哉

賀師相存翁新第成序

師相存翁治第于郡城之南揆吉選良會山川之勝率風氣之全百爾具創小火罔不以式厥功告成郡之父老萬口交慶屬愷致辭為祝愷不敢謝

不敏竊聞君子之居室也居心為上居身次之則取便于一時之逸心則管萬應之感而所以燕翼于千百世者茲其培矣我是以知翁之心矣今夫大江以南苟以科第起家輒嫌其門閭弗飭朝聞報夕已改觀矣翁以芳年取高第幾四十年入相又幾十年而舊廬數椽隘不能容隱然寒士之處約鄉之父老勸且再三辭始不獲又海內高官大爵有所營建輒煩官府勞民動衆叫囂恣橫為里中患至不細也翁不費公帑一錢不役梓里一民上下恬熙若不知為國家營建且近俗競尚仁

治所宮室外率起園囿亭臺池館務徭外觀動貽姆笑翁惟治所宜居崇吾樓以儲

天藻尊君父也廣吾廟以需薦饗重祖先也列室為三合戶為一是使子孫世世無相離也此外遊觀不經之務一切謝去是心也遜美而不有體物而不私崇約而不侈廣此以居室發祥兆和慶可述已諺云居視其所履况宰相佐

天子以相天下要之以天下為度其所感召而徵應者詎可既耶翁自策對 大廷即受知

皇上薦登台輔 寵眷極隆風夜明翼

至德暢宣化原寵愈隆心愈下蹇得之忠宣亮之
節肫肫矢心天日至內贊國經外濟時艱不動聲
色而孚邦燕天養天下以和平之福發為文章極
其粹精自 當代典冊及著述數萬餘言上追三
代迄軼秦漢俱卓卓名世我是以知翁之善居室
矣夫範俗者行所以基也匡時者業所以幹也模
遠者言所以文也是故君子垂創為可傳也為可
繼也夫居業之久近往往視德澤之廣狹然及于
一鄉者不能達之天下達之天下者不能推之後
世人固難之矣吾翁文章德業將窮天地通人物
遠古今夫基廣者弗圯幹隆者弗折文之至者不
卒而飾不眩而華是則翁之為居賜之所謂宮墻
軒之所謂安宅其契之矣豈直洪庇萬間恩被光
天 下而所持以為千百載之計者曷有窮乎將
與 競爽矣

送憲使二水孫公晉雲南方伯序

國家樹屏列藩天下以什數楚最大楚俗慄輕輕
生好格鬪稍不輯肆行弗靖雖法令固所禁禦楚
最彌難治今之按察古之監也置監以植表表正
而影徙之矣何者將以鋤強剔穢信抑翼危而置

之理

聖天子軫念根本乃東才俊俾省飭于治惟公博洽能文自刑部卽卽究心法家語懸明特平司寇公大異之既而翱翔藩臬者幾年更治者幾省副憲茲土又久且習若民事所苦樂變治所便所不便雖纖細知也語有之握冰者不畏寒執火者不懼熱言練也謂公非耶故當路以公監楚實偉望公公入臺茹苦履潔烈烈不阿人有譏義外寧若塞口不能言及商確法令陳說古今善敗可否若懸河傾注疊疊不可抑遏遊訟滿階事集如蠅得

公一言卽貼貼抑首去故楚中有大獄及累歲不斷事輒取裁于公然持法秉正無間貴顯雖聲勢熏灼終不以毫髮假乃其心顧平恕往往噓枯吹生夜燭刑書務求其生而不可得乃報如律卽罪無不人人當意期年化洽治章歌詠成誦風行江漢無何有大方伯之命報至上下依依而茫無所措相顧咨嗟希冀援留而無所于計吁獨何心哉吾於是感公之行而知情之不可強也今夫海內宦遊者何限一無所繫于心聚若風雨去若傳舍今日之事明日有弗知者矣合席相與出戶有弗

知者矣其視公何如也世儒讀史籍不無淚者
陋列法家而善循吏此不練于理而鑿于顯情也
公雖持法嚴峻然雖蘆不激雖察不苛而人心之
感有不容強即古之循吏曷加焉夫以一省而槩
之天下天下可知已由之持內政與

天子相可否其微猷亮節固可為淺見者道耶類
南雖不行可也

送中丞見海翁公序

天欲昌大國家襲潤鴻業以臻隆治必篤生純賢
偉傑以當崇峻之任非天專情于一人無乃其身

重于宇宙而所賴以保乂弘化其屬望責成之意
夫豈淺也古稱全材難全材非難真材難此其人
不獨兼文武之資脩將相之器要之純心體國表
秉粹精若武侯之于漢文正之于宋有足徵已吾
公英敏天授過目成誦日記萬有餘言蓋自弃髦
時已錚錚聞矣為文章務追前古秦漢以下薄不
為也或謂文章家多疏世用公顧精法律諳吏事
雖閭閻邊境纖細知也往官比部時石塘聞公為
司寇聞故負宿望部中有大獄或累歲不決事輒
取裁于公既而錄囚江右督學中州出藩入臬宦

迹幾半天下所在多良于官聲稱籍甚然此自惟
得兩聞及叅知督儲今天以中丞保釐茲土自惟
得兩見初倭醜入寇勢甚猖獗即海內名將多縮
手欲避去公獨鼓忠侶義至烈烈出矢言以故人
人爭死海上連以捷聞公實倡之也江南奸孽未
易枚舉而窮寇元孽莫甚于蘇之無賴蓋癰疽結
于腹心而潰決之禍有不忍言者前此俱置不問
公一舉而撲滅之自公兩蒞茲土寢驚夢愕無念
不為民樹長晝伐禍本余嘗讀海防議及今奏疏
二十餘事兵食上下之調度水陸要害之攻守及
將領之分布貪墨之鋤擊逋稅之蠲免水利馬政
與歲徵之酌處無論夏忠肅王端毅瘴謀悉慮真
二百年以來所未有之經畫夫以彼其才內之廟
堂外之邊境天下可一日少公耶而今有不盡然
者此豈有異故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
如遇合夫大臣邦國宗社之身其去留所繫至不
細也今異議生于讒夫而輿論不由于古訓雖旦
奭不能不自疑矣頓

天子明聖綸音欵洽旋有需用之命我是以知國
是高明而輿論固自在也去之日大江以南上下

皇皇若離乳於母若徹鑿於室至有國所不朽且尸祝云是可以觀人心矣人心所屬天必從之况真材如公武侯文正曷加焉歸家造朝則公旦夕事爾昔者杜祁公初去乾州也二州之民爭於界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矣一曰今我公也汝何有焉然則是行也安知江南不以奪公為憾而天下不以得公為慶乎愚及一方者近而小澤及天下者遠而大巍乎相業終當凌跨今昔載在簡冊與大窳爭雄長不獨輔宋佐漢之功已也

東洲倪公奏最序

東洲公蒞華之三年政成奏績于朝濱行其僚宗屬愷一言以贈愷曰余塊守漁樵嘗採山釣水飲食于大夫之境三年于茲門無公事得至大夫之室醉飽外則澡手以嬉樂公之賜也無極公行矣愷復何賴焉吾于是感公之行也昔齊有閭丘先生者見于宣王賜之田不租不拜賜之無徭役不拜曰此非余所望于公也余所願者願大王選有良吏平其法度無煩擾百姓俾得少休焉為賜大矣今大王賜田不租然則倉廩非虛也賜無徭役然則官府無使焉此固非所敢望也我是以

知公之政矣吾華土沃賦繁故稱難治重以寇亂
殘傷之餘民生日以瘵感日夜望治甚于饑渴公
積學有聲以名進士來令茲土下車以來率先清
苦自將冰檠凜凜旬無再肉一青袍累歲不易唯
飲水取諸其邑餘雖粒米一錢不染晨起上堂案
牘旁午躬自校讐即猾史善幻咸寢于舞其待士
與民率又推誠不貳多出由衷終不矯貌以悅人
前之所謂平其法度無煩擾百姓非歎然猶有說
焉善政易廉政難令夫負潔己以侈糴于時者不
為少也要之非矯則偽試之簞食豆羹實吐而恬

矣乃今見公之廉皎若寒冰瑩玉一無玷緇不
藉之持久烈烈不少變此豈但近世所稀有邑
以來亦不多見以彼之政即一歲九遷不以為亟
况薦剡屢騰管芳旁布顧乃徘徊紆緩猶待三載
叙績以行此豈有異哉語有之力田不如逢年
善仕不如遇合人皆銜異公獨泥古衆皆徇時公
獨守噫此余之所以不覺下拜也方今

聖君賢相程能論業巽恬抑競正在今日此行奏
最必得留贊 內廷為臺諫為侍從但蒸蒸起進
一人以風天下隆古感治可復見于今矣

賀壽亭先生序

追惟桂歲愷與壽亭公同事京邸居常與之語當
世事見其學不忘世仕不沉俗洒然異矣無何夷
警告急人言洵洵公顧慷慨烈不隨隱然若義激
而前心竊壯之以為不問可知其備人乃今仲冬
之吉厥惟誕辰其學諭龍君及偕諸僚屬愷一言
為公頌愷曰豈獨諸君之情亦余情也拜手颺言
曰竊聞古之君子言官必曰徒有其位者異
言齒必及德與徒有其年程能稽德月異
歲殊而變益上矣若徒以而漫無表見碌碌

皓首將以百年永乎雖謂之旦夕可也昔者趙簡
子問羊殖大夫于成搏搏曰吾不知也簡子曰子
與親友而不知也何也搏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年
十五也庶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
十也為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五十也為邊城將
遠者復親今吾不見五年矣恐其變益上矣是以
不敢知君子果以殖為賢大夫吾是以知公之壽
矣公自少負奇抱入對大廷言不務華鑿鑿可世
用觀政于朝公卿以下輒器偉公名稍稍起出知
裕州肫肫秉義宣化在裕三年政約令行民父母

之輒誦義不一名日起已非為士時矣及佐理吾
松率一肫肫義宣化至舉其職戎伍飭鹽政舉
盜滅息政猶風騰鬯芳旁布名日益起又非初試
大夫時矣告漢伯玉行年五十猶惴惴焉寡過未
能也行年六十六十化語曰德盛道積精神之
極吾公通籍迄今斤斤十有餘年間其年方英美
華盛其所造已如此又進之而艾而耄耄而湖順
敲稱所被又何底極也或謂公以彼其才雲蒸豹
變取運約超巨位何所不可顧奄奄補外且數年
矣而猶不離常次豈蹈德履應詔有常哉方主上

明聖寤寐英賢因能擢使終當需以不次陟顯必
崇日可何也業與年進位以時升將盡其平生以
措諸經綸揚和履泰使海宇蒼生無不沾被凱澤
又非今日一州一郡事也夫以郡觀天下固錯然
異也然達之天下自一郡始猶之千歲之日至自
今日始詩曰正是國人胡不萬年又曰豈弟君子
求福不回皆不必要諸天而得之美敢以是為公

壽

珠溪集卷之四終

玉溪集卷之五

太僕卿雲間沈愷舜臣墓

叙

大中丞念堂林公奏議稿後序

大中丞念堂林公卒于官訃聞無問遐邇罔不撫膺悲痛曰嗟乎天奪之良矣夢邪不然何遽邪已而吾郡伯洪溪公歸自蘇乎公所遺奏議稿計自為御史至中丞共若干卷愷讀之卒業率又歎曰公不可作矣而有遺書在雖百世之下猶見若公矣庸知其死也非生邪大都士君子出而用世言

天下事易行天下事難行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
蓋投之危疑而不懼置之距重而不移能沉能毅
能張能翕協常綜變純然不詭于正古所謂社稷
臣者非邪公少負奇偉獨稟全哲及長即欲振振
兢兢當世之務初以進士宰臨川異政越在人口
已卓卓聞矣入臺為御史見時事無可人意甚有
握權為市趨者若狂邦紀幾于不振歎曰此而
不言身計得矣謂

朝廷天下何顧矢心諤諤奮不顧身一切細小弗

命事關邦國宗社大計至連章累牘為彈據擊累

一言為鋤豪抑橫則言為大言則言批肝

正赤一無遺隱賴

先皇帝明聖累疏累報可而後遂以法一時

直聲烈烈動海內天下想望其風采若以為包老

復出無何

皇上御極敷求皆賢疇咨化理晉公為大中丞持

節下江南而來也吳中人相顧曰包老來矣率又

人人恐及至誠心率物坦坦夷夷見民疾苦輒憂

形于色戚戚在眉睫聞恨不即一援手揀其應所

上聞者輒形奏牘若均田賦計漕輸舉遺逸表節

義至蠲不急之征汰無名之役雖甘所奏言言殊
要皆去佻崇貞回艱起仆務于休養生息而諸所
搏擊操切俱謝不為非復監察御史時矣或曰公
一也而前後若二人然此豈有異哉蓋言欲因
時職惟求盡前為御史職在彈劾其言不得不激
以烈今為撫臣職在旬宣其言不得不舒以徐公
惟酌調劑之宜相緩急之序同德而異用因物而
互施猶之長江大河方其所遇迅激澎湃轟雷噴
雲變化不測及其無事渾渾灑灑小沖泊滯遂吐納
而歸容萬象余所

較能張能翁方

之社稷之臣非邪大江以南方倚以定安危日夜
望天祝公願千百歲又恨不得一日而致三公詎
謂變出不圖而計且至矣傷哉公年方四十雖未
極崇峻然平生志願十究八九我是以知世短業
長人不論其年矣身朽名芳人不論其位矣而謂
公天且歿邪昔者司馬遷讀晏子春秋謂其犯顏
敢諫也願為之執鞭余于公也良然後有讀斯集
者容無感而興者乎

侍御南江馮公芻蕘錄序

往余為諸生時與南江公最相善公性剛方言論

侃侃遇有不平感觸即發終不肯任好語婉媚
媚人然嗜學能文下筆滾滾千言立就人人稱才
矣毋與之促膝論心興至輒自豪奮曰他日得履
文石之陞當為

國家効忠宣力無庸局局纒纒隨人後及與之論
文輒又曰大丈夫矢言為文不自心肺出顧模形
步影掠人以為美子不見玉不彫珠弗飭乎余聞
而異之無何奮危科舉進士入南臺為御史持憲
飭紀烈烈不阿亦既有聞矣嘉靖壬辰會星變

詔求直言公乃抗疏論列諸不法者不法直
詰其姦言某凱切至不忍聞某啣入骨乃羅織逮
繫鞫訊者拷掠備至瀕死者數矣一不為動至議
殊死毋夫人擊登聞鼓不報今進士君行可方以
重宁上血書不報諸言官各論救

上益怒愈益不解及覆奏

命下當是時人情涵涵尉卒環列左右立馬候三
覆

旨危在呼吸旁觀者多凜凜不忍睨視公固顏貌
自若終不為動雖賴

天子憐而釋之吁亦偉矣語云躁觀靜迫觀定此

無論忠耿不有觀所養耶乃今舉所集觀之言如
所行宛宛若對而平居之所以自許者寧無徵乎
為詩為文共若干無慮萬有餘言大都弘而大貞
而不泥縱而不流率多自標形神直寫膏臆不蹈
襲前人片語文固質任自然詩亦根諸心得譬之
哲匠造車無假人授心手合佐動皆中規不害成
一家言余嘗謂士君子立名在窮宇宙岳不朽一
曰氣節二曰文章氣節以回光岳之全文章以洩
天地之秘二者交相成也而難以語全在昔汲長
孺直亮而文譽弗章柳子厚才華而行誼未粹蓋
自古難之矣夫言其華也氣其充也而蕪斯二者
誠貴養之豫也養之弗豫而不有諸中則是徒飭
華標雖言言孔孟日日以稷契之語告君人固弗
之信矣我以是知公養之有素而表裏具美已非
朝夕之故矣人亦有言積竹之矢其中不靡重輪
之車其發不禦言豫也豫則立而所托以不朽者
有不在茲乎方今

聖王御極庶政一新而

綸詔煥頒章明至隱首徵

先朝建言諸臣而我公與焉乃晉廷尉以列卿佐

不可不謂一時之遭也雖謂重年不欲煩以政以
盡究其平生然

皇上人惟求舊吾公終完節自高其兩得之矣此
其事豈惟一時寵光異日當載之信史將百世傳
矣

兩浙品士文刻序

敏曰愷吏四明入越登吳山上會稽望大白天台
諸峯若鳳翔蛟踊諸靈秀不可攬結下錢塘渡浙
而西又見洪濤巨浸浩浩湯湯不可涯涘愷乃穆
然仰而嘆曰茲非夏王神禹氏之故墟乎何山經

水緯偉乎一至此也意必有才俊官焉恻氣攸鍾
不在茲乎守明之明年督學蒙溪張公課士乃盡
出所試卷俾愷讀之愷于是得縱觀焉果見其文
渾雄玄奧馳騁古今取材于百家子史而又折衷
典墳且其覃思藻發抑揚變化橫縱四溢若與越
中名山川爭雄勝能使人望之而却鳥者倚與盛
哉天精地靈臻此人文是雖氣化者為之要亦有
風化者之助焉昔者先王盛時司徒之所述教樂
正師氏之所鑄造家無殊業人有定志絃歌禮樂
之化至今稱之不衰魏晉以降一倡百和一時能

言之士述則古昔操美筆硯人人能夫豈少也率
擷藻擷奇務屈曲聳牙若神鬼恠幻不可測識卒
為天下非咲其或稍自振飭往往攻尚互異非蕩
焉不經即約而無化俾之明物達政則奄然靡矣
文難乎全執適者

聖天子崇化右文詔告海內率先崇雅黜浮公又
仰承

德意昭軌植則雅造多士漸漬衣被者爭起濯磨
罔不同然以域于化故其為文婉而要紆而則蕩
而不浮而一歸于正我是以知鍾粹者也擷盛

者文也迨會者時也鼓化者神也緣此立教其益
不行在昔已有聞矣韓愈氏出而唐之文變歐陽
氏出而宋之文變有明徵紘是故希光效能承休
丕變者率化之良也相時定趨懸鑑持平而因物
曲成者藻士之貞也矧惟公徵諸素履文且無論
方其讀書秘閣風節烈烈動海內既而翱翔中外
蚤夜標趨古人若亟欲追與之俱是公之為教不
徒以文而諸士之下觀而化者率皆由衷之言至
德之華抑豈徒文乎哉嗟乎球玉琳琅天下之寶
要當為天下寶之愷請付諸梓公辭曰是浙士一

時之言恐不可以傳曰言出而當夫人人愛且傳矣

贈鳳野何公晉權閩憲序

鳳野公佐吾松政成化孚晉閩憲公聞命即戒行李時則合郡士民依依戀戀不忍舍公去曰東南保障東不在海南不在江其在吾公一人焉奚忍舍公去于是士民交上狀乞留公命且未下公曰

君命也即有成令不可以稽遂行于是華令春臺陳君儼然造余徵以不腆之詞余曰愷知公公亦

知愷其何敢辭世儒言文學者多疏世用政事者或寡學術良吏如龔黃不以文章顯詞宗若李杜稟之治績則寥寥無聞焉夫才有能有不能天固限之矣余獨于鳳野公固灑然異之公童子時即朗秀不群有司較藝文稱少俊云弱冠領鄉薦即攻古文詞咄咄漢魏當是時文章家爭言蜀中有鳳野鳳野云顧養高山中廿年不出而于天下事協常綜變亦籌之稔矣一出而舉進士佐理常郡厝理精覈並稱神明適東夷之變自督府以下咸偉其才戎政無問小大無不取裁于公能聲大著

召為春官大夫自宗伯以下咸偉其才部中事
問小大無不取裁于公名日益懋然公性沉毅不
附麗顯貴至義所不可即觸忌犯怒不顧以故晉
貴顯矣猶以他辭補外人爭惜之至是益殫心所
事不懈益虔雖職佐一方兩臺偉其才他郡事亦
無小大無不與之論考所便所不便至劑量上下
裒益寡遂使吾民一朝得減賦外之征若干萬
靡不人人頌德此其才豈直雄視江左凌跨後先
矣乃公顧深自韜晦歎然若虛能毅能沉能施能
翁茲不謂才不自有而古稱長者邪夫天下固有

乏才之嘆而世無長者不可以為國昔人有以身
係天下安危者四十餘年言其所急也語云良
庖歲更也旂庖月更也庖丁解牛三十年而刀刃
若新發于聖神也游上托公以安危者非一日矣
人人思其詰練深然不迎刃解也則固願公留留
且久以少遂其所私崇之何其一旦舍吳而之閩
也余因太息曰嗟乎吾民不忍去公者固以一方
私公也然公天下士也閩方多事不得不借公以
需一時之用然全才偉德如公徃而定傾保大樹
臆勤伐是公指日事耳行矣仍早夜願公持大中

丞節來保釐茲土而大江以南終必賴之又晉而上焉望日益隆位日益崇將入柄政樞輿

聖天子疇咨化理匡阜民物俾先天之下無不沾被凱洋雖三吳八閩皆不得借公以自私矣公其謂何春室聞之曰夫斯言也不遠于事而可以喻志遂書之為序

芷溪周大夫晉湖廣僉憲序

芷溪大夫擢湖廣僉憲夙以沈子造而賀焉客有弗豫者曰大夫問道積學有年矣方其為御史時慷慨政言直擊其烈勸其內以彼其才取徑約

施巨位何所不可必待紆徐遐求博試而錯觀之至淹淹補外且數歲而公斤斤僉湖廣事此豈有異故哉沈子聞而嘆曰噫嘻談何容易子過矣子過矣大夫今且行詣以舟喻吾嘗見有二人操舟者其一人者挾江河之術揚舠拂纜操策而前自以為乘風順流可瞬息千里其一人者居常守拙不及戒途靡靡然稍却却且後若莫或追之不圖前舟適有天阻事與顛暎或十里一息焉或百里一息焉又不百里需於泥沙篙師且告困矣彼一人者方徐徐以行擊空泝流鳴聲上下無所於警

動逾千言雲奔川湧霞流藻蕝觀者非不驚目快
心以稱雄於時然要其所指緣飭多而體認寡枝
繁而本剝蘊茂而質漓而晦庵之所病者不為無
也余竊傷之乃今見洪溪公憲稿又何其異也公
自少奇偉絕倫博綜羣書上下數千載靡弗該洽
以故為時文家禎本之聖賢經傳質之先儒訓詁
意緣理出文從意生雖其敷暢明達而言言字字
不詭於正義辭之造父善御而控縱抑揚極其所
如軌度自在信精蘊之發至德之蘊而謂載道者
非耶語有之文章與政通公蒞吾郡儒以飭治必

如其文精明之政清白之操具在頌口不能殫述
尤以身作則時時課試諸生擇其才且賢者與之
辨難雖霜晨暑晝不廢一切世俗浮靡之習悉為
屏去顧規著鍼世要言肫肫述則古昔期之大道
繼又出是稿授諸士若鏡見機玄示之標的我是
以知公之文端有本原要非飭藻標而徒事於枝
葉者大都文之純漓在倡不在習故風也者物之
所由動也衆人之風係於一國一國之風繫於一
人此一人者能不因於習奮然起而標途樹準文
其有不興乎是固宜斯稿一出爭起濯磨蚤夜思

所模習駸駸正學崇而大義章其為模速迪後所裨不既多乎

贈諫議方川先生序

方川先生由諫議佐理南昌君子以為材臣小受賢者下僚若為先生不平先生居之裕如曰吾道固是也演行吾鄉進士諸君與先生所嘗往來者祖之于郊先期見源陳君學城林君展采脩儀儼然造余屬愷為別言愷義不得辭嘗聞之水鑑莫如清人鑑莫如近余知先生先生亦知余余往居同巷朝夕相與促膝論心先生自束髮為時文獨

諸玄奧稿一脫佳詞秀句藝林籍籍傳矣及為古文詞又追宗賈馬懸解妙悟已涉作者之途鑿鑿稱名家然又不以才自豪深自韜隱嘗毅然奮曰男子出而當為天下奇文其枝焉耳口耳其贅焉耳不得于身心徒枝葉口耳之務即王楊李杜何為以故斗居持身如處女動必逃則古昔踐履誠篤純然不詭于正義既而取科第為大行使于四方清聲朗然入諫垣為給舍不事毛舉細故植綱振紀其所言者動關國是或係四海蒼生休戚言出無不犁然當夫人心至義之所激一有異同率

又敦執甚毅烈烈不阿是不問可知其為貞臣矣
嗟乎以彼其望使雲蒸豹變即超歷有赫將何所
不濟乃今轉遷又出于輿情恒理之外人固為先
生不平而先生且曰吾道固是也夫豈有異哉
噫此先生之所以為高也蓋得失輕重繫之人而
在我者固自定也語曰髮不足失髻則羞指不足
失履則憂大都中有所歎則所望于外者重若先
生則所養已非朝夕養之豫故視之一視之一故
無不足以故其為

天子諫官位顯而志行先生不加喜出為

天子遷臣位平而志抑先生不加戚何也君子所
盡者職所因者時所安者遇不見夫畊者之于曰
乎墾土墾本芟夷柱木極其勤力而沛澤弗洪訖
可小登礪田惰農功不什一需泥饒洽獲且百倍
即此可以喻矣是故忠言讜論持介秉公職之所
繫我也非天也顯明亨寒仲抑遲速過與不遇天
也非我也故曰君子論職惟其是太上求才惟其
人乃若先生尤竊異之其所養者定所負者大豈
易言乎豈易言乎夫井魚不可與語海拘于隘也
夏虫不可與語寒鷺于時也曲士不可以語達局

于見囿于聞也先生其猶龍乎時屈時信時潛時見小之而澤一方大之而雨天下其奚不行吾見先生之升矣况 聖君賢相敷求全才正在今日恐南昌亦不得以久留矣

贈岳伯堯山臧公序

是歲季冬之吉為堯山公壽辰先是歲戒門者弗納客至是戒亦如初辭益以峻曰吾二親在堂密邇不能造膝下一拜敢先從人拜乎賀者候門屢相接終拒弗納時則春堂陳侯某始令華越三日來造余舍謂愷曰某越在屬吏視公猶之父母也

不意自例下舉又禮在謹初方筮仕以承公之治豈敢自憊下度乃不敢以他禮見顧屬愷一言且申再三意曰始余以進士需次銓曹 命下得華

令賀者交至則以邑大賦繁恐無以稱塞是懼客有憫之者曰松郡公有堯山公在公今之聞人古之循吏也雖其以文名家然不自炫其能茲行必以民事相課上下交相成也君何患焉余聞之喜即日陞辭兼程而下至松入其境則鯨海不波入其郊則野無曠業入其市則里無繁科入其庭則訟無留徵雖繼之兵荒之餘踣若起困若蘇老穉

恬熙煦煦然若始遂有生人之樂而太平之景
見矣余見而益喜以稔諸民皆曰實吾郡翁夫政
使然余聞而益大喜乃稔諸愷曰徃客之言夫豈
虛也是不可以為壽乎曰似矣未盡其大也嘗聞
之古之為吏也以為民也今之為吏也自為其官
也夫惟自為其官其日夜為計認認焉惟望遷秩
以去其視民所便所不便若罔聞焉無惑乎循良
不興而王道不昌諸民也我是以知堯山公加人
數等矣今夫儼然蒞于民上者不為少也有能夙
夜矢心肫肫以就國家之急者乎有世路若若
直行古道微嶽自將者乎有下車以來能禁姦戢
良不持片紙下里門者乎有持已峻潔自飲水之
外寸絲握粟一無取民者乎有燕坐堂上不發聲
色能使胥史慄慄終歲莫得民杯酒者乎有剪強
拔豪文能赦過宥小而政不騷施者乎有海上無
良起而為盜竟能使之聞風屏迹戒弗犯者乎凡
此皆人庶難有一于斯亦足稱良公且兼之是真
有大造于吾民固宜民之交口誦義若出一詞松
之輿論于幾乎在語有之輿論不在朝則在野朝
聽遠野聽習言民不可誣也蓋士大夫之口易調

而匹夫匹婦之舌猶不可假傳曰天之視聽視民夫視聽民之用也而曰以天不以重乎上之與民相為命也而夫之從違往往係之嵩嶽頌申而周之民壽淇澳頌武而衛之民壽故曰得民者得天得天者得壽

世壽稱慶敘

粵稽傳紀所稱述世鮮回慝肯災日却代累淑善慶澤攸鍾人之言曰豐壤多茂植瘠土鮮良材自古記之矣林之先世代絲池譜牒不可攷已自弘齋君始祖時齋公由上海虹橋徙華亭遂家于華

再傳為直齋公以鄉進士刺沔裕二州並有善政具在頌口又再傳為思菴公散古秉札彬彬然以儒雅稱繼是為省涵公則弘齋大父也業儒不就遠棄業醫通籍于官以義聞于時享有壽考今鄭太夫人則省涵公之配也承上御下百事自當內政井井顧今年已八旬髮冉冉黑瞳隱隱出碧光猶勤績鈔每夜家人就寢中閨燭不滅剪尺鏗然有聲人曰此壽徵也乃今南濱公則弘齋乃翁也有孝行早居樹義若滋人以緩急告者隨手輒盡不為一二日計留歲饒人有驚其妻者妻不忍背

報鈔而賜食與衣務俾之得所嘗以醫道活人不
責人之報及蒙他人之惠顧又絲絲縷縷多所報
靈一不忍負人以橫逆加者率又笑而受之即閱
牆之侮曲盡其意一不與較其天性仁厚有如此
及壯耻無以表見遂顯情教子顧自課其業翁雖
不專文學然性敏甚古今經史目過神解蓋評品
文義下上低昂若衡若鑑即老經生皆以為弗如
弘齋用是益感奮博極墳典能文章有聲以詩經
領鄉薦二人蒸蒸顯矣翁得報持益謹益歛戢門
戶人或有所倚者握手謝不納曰此是秀才第一

進步不巧其初後將何極士論高之乃構一小園
于瓜涇之南時挾一二野老夷猶其間陶陶然
樂也而王夫人又稱厥配雅有士行自葩經小學
以至裨官小說靡不曉以是教弘齋往往勸忠繩
孝務納之輒度至館師款友隨弘齋所需必豐必
潔有弗繼鋪悅筭珥弗惜人以此益多其賢顧今
翁年六十三夫人產長二年並耳目聰明步履便
捷真相匹耦而又有鄭夫人康裕在上三世同堂
天然重慶此其事無論吳下海內有絕今夫世之
言壽者不為少也山中野老能道長生久視事若

宛宛可聽然子孫未必其皆賢賢矣未必其能顯
顯矣而為人親者未必其白首齊年而又未必其
同堂重慶宇宙內凡可喜可樂舉在目前無一欠
心不快之事此豈易言邪嘗聞之獲福易全福難
有德易完德難故德福之基也福德之聚也襄子
曰德不純而福至謂之倖倖非福也以今所觀記
太夫人式穀爾後矣在翁于卿為善士在王夫人
于家為令人吾弘齋君又能侃侃自將不獨稱文
章家而持身如玉動皆可則內外協德上下交相
承也其所從來者尚矣而謂全德完福者非邪故
曰好脩而履應古之訓也逾恒而篤享天之道也
豈不章章較著矣乎然此猶未也方今
聖王御極泰道方升正群賢彙征之日弘齋由之
而上南宮策對

大廷行將振翼紫霄飛騰閭闔其位弥顯其寵弥
渥子為士親且為士子為大夫為卿親且為大夫
為卿

重封累爵內外同之則所恃以永年者亦既多矣
又不獨今日稱世壽已也

水軒先生守溫具有官理越又二載卒於官一
溫之官居野處無問識不識咸吊哭哭非哀死也
哀失賢也觀風使哀失良有司曰水軒不死必樹
腴勒伐為時名臣同僚哀失左右手曰嗟乎天奪
之鑿矣溫之鄉士大夫哀如同僚其父老百姓胥
史徒隸哀失良父母曰小人無命唯公是命孰奪
之去奚容弗哀然哀異情情異詞不得不假之言
而聲之歌歌閔鳳峰沈子喟然嘆曰傷哉戚戚乎
由衷之言也非無從者也足可以觀水軒矣客有
難者曰哀有喪禮也哀而歌之禮乎先王未之有
也沈子曰禮緣諸人情而已矣人情有感斯戚戚
斯哀哀則哀矣而難為繼也故假之言言有既而
情不可終也故聲之歌在古有之薤露則歌蒿里
則歌是故哀以飾情也歌以飾哀也觀乎其歌而
其人之賢可知已觀乎人之歌而使人之歌者其
賢益可知已

三泉周先生應 召序

三泉周公治華政成臺薦風騰銓曹以閑爰膺
天子寵召先期戒途肅將以行時則邑博孚泉劉
先生蒙川陸先生率合學諸士儼然造余屬以不

朕之詞愷辱公知不敢以不文辭竊謂士君子出
而用世非不欲憑翊清時裒潤鴻業以樹無疆之
休然天下之務非一人之才所能兼也蓋五味各
一其嗜五聲各一其響群材各一其器有能有不
能後古限之矣故曰偏才易蕪才難若吾公者則
余深竊異之公自少天授靈穎矯然朗秀日記千
言抽繹古今無論治博士家語為古文詞追宗墳
典取裁左國班馬咄咄稱名家矣久之幡然悟曰
為文將以經理天下而得之道不得于道徒空文
自見人謂我何其里中有念庵先生者當代所謂

異人也時時與之游乃得盡究本源鏡見機玄既
又躍然喜曰道其在是乎蓋其所造者深故其所
發者裕未幾舉進士一出而令嘉善即諳練如素
官政方及期一時善政聲譽如雷當道大奇之曰
才鉅邑小嘉善豈足以盡公邪遂疏改蕪華環八
百里以為邑財賦生齒浩繁蓋一邑不啻十邑之
事一日可當百日之勞號稱難治者天下不居其
次公至不動聲色談笑而應之若不以地寤其才
以今所覩記自下車以來知吳俗湛于浮蕪靡以
律已首先清約樹純標準烈烈聞矣民故憚差役

甚于狼虎公廉得其情禁無一卒及片紙下里門
里門晏然醉游飽嬉終歲若不知有官府事邑有
備史稍不戢性舞文變幻下上其手公于訟牒
無問小大躬親校讐一不落吏手又門禁肅榜使
吏不見民民不識吏雖有巧幻者計窮知困終日
徒抱空腹而直署編長賦諸役一不加虐辭起為
姦弊孔百出公惟殫精民隱其諸富貧息耗雖在
深山窮谷潛咨密察宛若見也以故役定令出萬
口稱便莫有一語訟不平者催科古稱政拙公一
不以鞭笞佐怒誠信素孚但示之等差要以成約
信其自去聽其自輸終莫有慢令愆期者里甲之
費用或不經一日數緡且告不足公大為節省自
燕享飲射之外一物無所需顧今市廛居積滄隆
山起而官府竟無寸蔬握粟之擾每晨起上堂至
午漏一無事事惟見垂簾據几松陰鶴影從容開
適或酒輸振藻採美圖史翩翩然舉也斯其才豈
易言乎然又韜不炫露深自貶損嘗甄別士類遇
有賢者才者品藻藝文顧降顏下氣畧迹忘形不
啻若視其親子弟即若下材亦肫肫啓沃終公之
任亦未嘗見公出一盛氣語蓋公造詣之深洪度

遠識若高山大川不可擬測非所謂能肩大任能
荷重負古稱社稷之器者非邪吾邑方恃公為命
而 內召之命且下一時士大夫相率延留而計
無所出曰天乎天乎其奪之良矣余且慰之曰借
吾公以覆被吾民者一方之私也進吾公以相維
天子者天下之公也吾一方固不得借公以自私
行矣其尚無心我邦人哉

質邑博孚泉劉先生累膺旌獎序

邑博孚泉先生教藝之二年化洽道革風動江左
大中丞王公及巡臺伍王公溫公後先晉獎

淑並庶先二之教駢口同詞褒檄孔嘉不溢不流
皆實錄云禮成其門下士某等儼然造余屬以不
腆之詞為先生賀愷曰余羽言何足為先生重嘗
聞之士伸于知已屈于不知已昔者九方臯相馬
三月而反報穆公曰得之矣牝而黃使人往視牡
而驅穆公召伯樂而問之伯樂喟然曰若臯之所
觀者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麓在其內而忘其外
馬至果天下之良也故曰人之相知貴相知心不
得其心徒執資論格以殿最人其不形容筋骨相
者有幾若先生之遇知于群公不尤異乎先空世

家安福代有聞人自宋迄今以科名道誼顯者
在郡乘可列而數先生當其後絕口不自陳其家
世少即負奇抱博極群書上下千古為時文最精
有司試慷慨多士及試場屋輒弗第益憤憤如遇
敵蓋十三舉皆北一時同業者俱縮銀黃列臺省
赫赫顯矣先生方以貢事上春官斤斤焉得分教
吾華人固為先生抱不平先生顧笑曰吾道固是
也至是率標塗樹準崇實左華肫肫于三德六行
之訓毅然以師道自將一切世俗澆漓之習俱謝
不欲持已雖峻乃其心誠間與諸士較藝大

無良不良欵欵惘惘昭布表表咸與鑿造以故得
于觀感者爭起濯磨然又教不廢學暇日與書史
為伍納繹雋業即霜晨暑晝若老經生然未嘗棄
書不觀會甲子應天大比觀風使試又高等及試
場屋入彀矣主司嫌于官又弗第先生乃歎曰吾
志齋矣夫君子所因者時所安者遇吾亦安吾所
遇而已遂專情帥教不復論他事然道日益隆名
日益起君子以為先生加人數等矣群公之知先
生先生之知于群公益有出于驪黃牝牡之外者
朗鑒遠識當不在九方臯下其所謂天機神與者

已先得之矣先生烏往不遇哉方今

聖君賢相在上求賢無方而三途並齒正在今日
在昔楊文貞魏文靖二公俱以是官起為名公卿
至今載諸信史楊固先生之鄉先哲而魏則教吾
松者也古人遠乎哉希之則是先生自此升乎

光裕堂序

吾菽溪先生世家于松吾松言家世多賢者往往
稱袁氏至我

朝益多聞人軒裳圭組仍仍相繼起其曾大父某
公為方伯據忠宣力為國家建萬里勲大父某公

為內史直館閣最久至乃翁某公歷事兩朝累官
至鴻臚少卿家世顯矣猶以清白相傳門無別業
斤斤一草堂介于棠溪之側隱然不僅容旋馬之
風既而少卿公沒菽溪君少孤業當中落堂且易
主菽溪稍長語及輒感感無嘉容曰吾痛念先人
緒業為子孫者不能世守其何以自立用是感激
思奮欲拔樹功名以表世乃篤學好脩為文章即
擅名吳下無何來奮危科既而先緒不移堂復如
故于是辭起交賀扁其堂曰光裕吾郡侯沂東公
既識六事矣仍屬愷以不腆之詞愷惟君子一人

之身始之而千百年在前繼之而千百年在後無
所創而弗傳非懿也有所傳而弗繼非孝也在書
有之若考作室厥子乃弗肯堂矧肯構故啓後者
維艱承先者不易而覆墜燎毛之喻其論詳矣至
若近世專以侈大相高吳下士家苟得一人焉
能自致于青雲之上輒厭其故居至祖先之業或
徙或易或湮沒于榛蕪第草之間皆置不問顧高
大其門宇甚至樓臺藻飾甲第炳眩方自以為得
計者何限是無惟乎古道之日漓而風俗之日趨
于薄也乃今見菽水貴顯矣他事一切不問汲汲
以亟復故居為念惟是以先人貽謀之意思終失
墜無以昭逖標後要之返初而崇本敬厚以黜澆
又何其孝誠彌至耶語云世宦不如世德世宦者
履滿而易弛世德者象賢而可久吾見菽水持身
如玉嗜義樂施志節可托緩急及居官練事如素
宦政未及期清聲才譽朗然風動海內是可以攬
觀矣是菽水所持以重者在人不在居行將入相
當洪庇萬間以光天之下則是堂也眩其兆矣

邑侯謙山鄭公應召序

余嘗讀太史公傳循吏敘述教子產諸賢若無

甚顯赫可駭人視聽者及夷考其時男女異路車
不二價道不拾遺父老童稚咸煦煦遂于長日此
豈有異故執大都才非難才不自炫者難其大史
公作傳其意固已遠矣然而今之從政者吾惑焉
往往搏擊操切以為能緣鋸華標以自眩民方苦
其多事也監司輒以最聞無恠乎吏治之弗良而
古道不復見于今也若吾公者其加人數等矣公
素負奇抱顧不自有來令吾華莖承歲饑民力竭
矣公顧嘆曰甑釜屬也而搏擊操切之務為民父
母者忍乎哉乃夙夜苦心約已務為生養休息諸
所規畫一切聽民之便不强人所難以余所親記
其政種種不可殫述要之奉職循理皆足以稱良
為是故去佻崇貞剪澆培淳而一切不經之費非
禮之務悉為禁格風俗不為不厚矣國賦告急雖
催督來若風雨乃相其緩急曲為調度善處兩難
之間稅歛不為不薄矣庭訟滿階罔若滋公惟
下堂降色款款劇劇聽其自辯終乃折之以理一
不以鞭笞佐怒刑罰不為不省矣敦崇文教時時
與諸士論道講藝一經品題若衡若鑑洞無遺情
學校不為不興矣饑饉之餘無良者徃徃伺閭剽

掠公乃相地設備示之先聲而境內無一草一木
之警盜賊弇乎息矣門禁肅穆豪猾史闕除殲
蓋終歲不見有持尺帑下里門吏弊茲乎革矣前
此洪水為災野無完土民幾無生矣顧相土以育
洩又因時以招撫徙者日至耕者日集田野茲乎
闢矣凡此數者史稱所謂奉職循理有一于斯皆
足以稱良公且兼之其覆被吾民者不其至乎語
有之政者正也治人者治自我也公三年坐堂上
俸外不入一錢餘雖尺縷握粟弗取諸民則既置
身于高等矣而上官之低昂下一不之問或勸

之少為假借公顧笑曰官非性分所有吾終不忍
脂韋軟媚以博顯榮卒之直道雖抑于一人而
廟堂之上輿論在而公道昭終不能已

墮書之召此其事天耶人耶亦可為循良者勸矣
或曰茲行也不為臺諫則為侍從公行不復來矣
士民仰戀真若離乳于母徹鑑于室上下皇皇何
以為情嗟乎夫一方於天下孰大藝土於

廟堂孰重余有說焉樹松柏者松柏茂而成陰塗
之人皆仰而休焉澤及百里千里而潤草木者江
河也餘波所及猶得沐而濡焉言松柏者小而未

大也言江河者大而未盡也泰山之雲觸石而出
不崇朝而徧天下萬物滋焉靡遠弗及夫是之謂
經綸天下之大公行矣淳龐敦厚如公才不自炫
如公旦夕入柄政樞以其治華者以佐天下豈惟
華之民安天下之華舉安未必不自今日始愷屬
知于公前以學校之請亦既有言矣茲以上舍袁
君某郁君某相率太學諸君若干人申再三意曰
謙山父母翁與公深相知也雖累言不為贅再三
不為瀆公其無辭愷曰亦余情也乃授簡烏書之

賀太僕卿達齋徐公五十序

是歲三月之吉為公誕辰且壽屆五十愷越在草
莽不獲躬晉一觴然辱公愛甚誼不容于無言乃
偕司諫白難張君莪溪袁君學憲中江莫君司成
文石朱君謀所以為公壽竊惟自古大賢君子之
生非必其山川靈秀鍾毓之異要之其身重于宇
宙而所繫于中外之望者不淺故夫人之願且愛
愛且祝者非徒其年之貴而稱乎其年之為貴其
意固已遠矣昔者趙簡子問羊殖于成搏搏曰吾
不知也簡子問故曰其為人也數變其年二十也
仁以喜義其三十也勇以喜仁其五十也能使遠

者復觀今不見五年矣其變益上也。殖果為賢大
夫至今稱之不衰。吾公英情天逸，少為文精敏絕
人。又才不自炫，嶽嶽以名行。自將及舉進士，辭館
選名隱隱起，乃拜駕部郎。諳練如素官，往往贊翊
本兵。以靖邊隅，即其經國才猷已耳。為士時矣，及
轉光祿太常太僕，並列卿佐。所在協常，綜變伐幽
剔，竊名籍籍。又非初試為大夫時矣。既而轉太僕
光祿，長卿謙光敬德，不懈益虔。至是名日益起，又
非卿佐時矣。昔者躋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語
曰：德盛道積，精神之極。吾公年方五十，古稱曰艾
之年，其所造已如此。進而曰：耄曰耄，日期頤聲。
所被又何底極也。竊聞之古之君子，言官必及業
而後行，有具位者，異言尚必及德。與徒有其年者，異
故。程能稽德，月異歲殊，而變益上矣。若徒論其年
而漫無表見，雖千歲之日，至猶之旦夕也。况由卿
而相，跂足可登。今相國存翁與公為伯仲，相門世
德其所從來已非朝夕。在昔韓獻肅公兄弟同時
入相，又俱享有眉壽。人以一時之盛，前所未有。余
則以為韓氏爵位雖隆，而過非其時。迨齡雖求，而
相業未懋。乃今見公與翁遭逢，聖明不可謂不

遇矣行將同心輔政其奇勳茂烈終當修教當代
以凌跨後先而所以不朽者亦既多矣

贈龍門鄭君應貢序

余嘗讀莊子內外等篇其議論豪縱往往蕩而不
經初若厭不歎觀及反覆細繹其大旨則又爽然
自失曰嗟乎達生一至此哉蓋其縱浪大化傲倪
萬物而一切升沉榮辱失得顯晦舉無以槩于中
此其言上下古今爭名者于朝爭利者于市溟溟
濛濛而超然遠悟者有幾乃今得一人焉曰龍門
君者其庶幾乎君自少穎異博極典故為文章麗
而有則冬官石厓公一見而奇之頃之館甥名隱
隱起以初貫順天遂為順天學官弟子中癸卯卿
薦論者謂南士不當比貫蒙

昔仍列置學官當是時被誣者交走疏辯君顧笑
曰稷善稼不能使冬之為穗羿甚勇不能使鎬銖
之自浮吾亦安吾所遇辯復何為益攻苦篤學學
官諸所升散課肆恂恂守繩尺不敢廢君忘其為
聽鹿鳴時也學憲試後高等食之廩餼名日益起
然竟弗第嘆曰吾志齋矣一時文學士咸為君惜
曰龍門之所以稱雄于時者豈惟專情于文要之

志行醇篤表裏粹精有足多者輒回口駢心碩推
補貢闕校庠與郡縣議協聞之學憲周公公試其
文又高等計諧上京師君顧辭避謝不款曰某寔
無狀前此獲戾不能退畊于野已不自持泆恣至
今近者倭變又不能自慎身被不測之疾敢忝竊
盛典以累

明時自分萬分無所稱塞辭謝再三周公聞而大
喜曰是豈不足以閔風敦厲薄習耶乃註名貢籍
不煩赴却檄書極其褒嘉語中可戴經明履潔及
學校之鴻儒士林之高蹈皆君貞錄云仍行有司

章物備采重以扁名作興之典至矜敦矣鳳峰沈
子愷曰去古浸遠風之弊也久矣倅門一開躁進
者競趨隙竇可窺善幻取容性恐或後矧貢惟

明時正逢上下交舉事已攸濟願飄然引避謝去
意何為耶我是以知訓方就國者曲士之規也貞
志順命者哲人之經也昔者愿思薄情于結駟子
與恥啓于逐禽其見亦已遠矣乃今見君辭榮而
耽寂黜踪以養恬斯其為遠已與前賢競爽矣庸
可及乎語有之重輸之車其剛不折積竹之矢其
中不靡已非朝夕之故君素持身如玉事親孝親

有所遺盡推而歸諸兄及排別家難身任其勞
不以告人舅氏石厓公沒經紀其家至撫其孤處
于成立此皆人情所難我固知今日之事端有所
本而非假辭色以偽為者懂素知眉又以某某某
諸君之請不敢以不文辭

賀海觀董公宋夫人偕壽序

貢士海觀公配宋夫人即前秋官幼海君之二親
是歲三月某日為夫人誕辰而公則某月某日云
雖其後先毓異並康裕履吉不減華年先是秋官
以言事戍西粵每遇二親壽辰輒起心自公仰天